

Digital Video Bible

从“菜鸟”到独立制片人

# DV宝典

朱靖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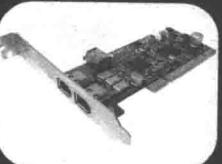
国内第一部专为广大民间影像爱好者编写的  
DV知识普及读本  
帮你牢牢握紧雕刻时光的第一把凿子

中央编译出版社

朱靖江 著

# DV 宝典：

从“菜鸟”到独立制片人



571/10

TN94  
1033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DV 宝典：从“菜鸟”到独立制片人 / 朱靖江编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4  
ISBN 7-80109-653-3  
I . D … II . 朱 … III . 数字控制摄像机－基本知识  
IV . TN94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099 号

---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 m a i l：edit@sina.com  
h t t p：//www.cctp.com.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160 千字  
印 张：8.875  
版 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



### 作者简介：

朱靖江 男，1972年生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学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曾创办国内艺术电影网站“电影夜航船”，并担任CCTV-6年度《世界电影回顾》总编导。现为独立制片人，致力于中国生态保护、科考探险与民间文化遗产之影像纪录与传播。

特约策划：东门杨  
责任编辑：贾宇琰  
装帧设计：点石堂

无论我们的DV作品是一副怎样的风貌，最终又会走向何方，它们都寄托了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和对影像文化的新鲜探索。在笔者的视野里，DV不是一小撮“文化贵族”们把玩自恋的三寸金莲，也不是能让人一夜成名的魔法神兵，而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表达激情、感受与思想的桥梁。它是比“电玩”更富有创造力的游戏，因为它呈现了我们这个世界丰富灿烂的光影与色彩。它能够纪录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悲欢离合的命运流转，也能够呈现我们曾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美好幻想。

——作者手记

## **序 章：DV 的前世今生**

从 VHS、Hi8 到 DV：平民影像的翻身路 / 2

影像编辑简史：都有一颗红热的“芯” / 10

## **第一章：数字时代的寻枪**

第一节：你为何选择 DV? / 20

第二节：丈八蛇矛与鱼肠剑

——DV 摄像机采购指南 / 25

第三节：锦绣风光一卡编

——DV 非线性编辑系统配置指南 / 76

第四节：独立影像的代价 / 94

## **第二章：DV 导演速成之前期拍摄篇**

第一节：“菜鸟”展翅 / 104

第二节：初出茅庐：预备！开麦拉！ / 119

第三节：DV 纪录片：你如何真实 / 133

第四节：DV 故事片：让我也玩 Dogma! / 160

## **目录**

### **第三章：DV 导演速成之后期剪辑篇**

第一节：水果拼盘与非线性编辑 /190

第二节：库里肖夫还在效应

——DV 剪辑技巧概说 /199

### **第四章：著名 DV 影片赏析**

第一节：世界 DV 故事片概览 /222

第二节：世界 DV 纪录片概览 /252

## **目录**

诗曰：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DV 多少事  
尽付笑谈中

## **序章：**DV 的前世今生

## · 从 VHS、Hi8 到 DV：平民影像的翻身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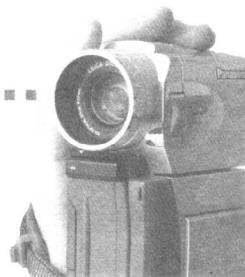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早在地球人发明活动影像把戏的头半个世纪，胶片是记录光影的惟一载体。那时天地初开，万物鸿蒙，无论是美国的《火车大劫案》还是中国的《定军山》，只要装在任何一家电影院放映机的后脑勺上，都能咿咿呀呀地晃出个人影来。而这笔长年由美国的伊斯曼·柯达家族掌控的大买卖，一直被认为是“影像”行当的正宗嫡系。任何一个有追求的电影学院毕业生都削尖了脑袋，想要过一把“玩胶片”的瘾，他们宁愿用上发条的 16 毫米摄影机“哒哒”作响地拍一堆过期底片，也不肯用高清晰的数字摄像机拍一卷磁带。据说“胶片感”是一种很宝贵的感觉，它的昏黄晦暗也要比电子或数字影像的清晰艳丽来得高尚，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那些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艺术青年们更乐于选择那些号称拥有“电影模式”的数字摄像机，我们有责任为自己的美好理想找寻一个现实的对应物，这和老北京的穷人们把萝卜称作“赛梨”是同样的道理。

电子影像的问世打破了传统光学影像一统天下的好时光。20世纪 50 年代，一些无线电专家们让广播电台变得有声有色，声情并茂。通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传进千家万户的，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千里传音，而是活灵活现的真人实影。这可是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革命，



不但令伊斯曼家族抢在比尔·盖茨之前成为世界首富的梦想尚未开始，就已经破灭，而且也让日本人兀然跃上影像工业的竞技台，从此成为世界影视器材生产的瓢把子。没有哪一样日本造的东西能够像摄像机一样成为世界人民不可或缺的工具或玩具，即便是美国的CNN与英国的BBC这样的传媒巨头，也概莫能外地扛着SONY或PANASONIC的摄像机满世界乱窜。

对人类的视觉历史而言，这半个世纪的光景可谓波谲云诡。在老派电影与新贵电视之间上演了一场经久不衰的“豪门恩怨”，廉价、即时、易复制的电子影像不但把好莱坞电影逼上了一条视觉奇观加现场震撼的不归路，也将一个庞大兴旺的全球电视传播产业打造成铁桶一样的江山，迄今仍左右着世界人民的喜怒哀乐与价值观念。这段有关电影与电视业的争霸战史暂且不表，且说多年以来，各大摄像器材制造商（虽然大都是日本公司）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采取的互不兼容、同级对抗的“死磕”政策：譬如松下、JVC产品的制式与索尼的路数就完全不同，颇有《战国策》里合纵联横、山头鼎立之意。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电子视频影像的标准已经大体上尘埃落定，日本索尼公司的Betacam SP格式在世界专业影像方面占据了统治地位，此前曾各有擅长的U-Matic SP（也就是大3/4“背包机”）、M-II、S-VHS等不同专业制式则在很大程度上销声匿迹，只有在穷乡僻壤还能一睹其余绪。一时之间，索尼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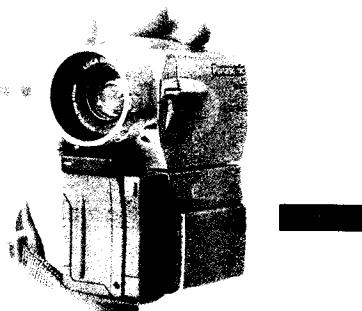
君临天下，大有“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气势。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厢是动辄数十万美金的专业设备在传媒大亨们挥金如土的大手笔下成为组建一家电视台的基础设施和骄人本钱；另一厢则是虽然手头拮据，但也想过把瘾的广大劳动人民以及小本投资的个体影像从业者，如婚庆录像专业户或纪录片创作者，希望能拥有价格低廉的摄像器材。各大摄像器材厂商自然也不愿放过这个集腋成裘的赚钱机会，从一开始，这场轻量级的战斗也如火如荼地拉锯升级。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以松下、JVC为代表的VHS格式和索尼独创的8mm格式形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前者在家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譬如我们的家用录像机基本上都是VHS的制式，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又被别有用心地分成了PAL、NTSC等视频格式），但索尼的8mm摄像系统则凭借小巧的磁带与较高的影像质量，成为一些半专业人士的首选机型。

虽然一些电视台在“家庭滑稽录像”等小栏目里也播放几分钟家用摄像机拍摄的短片，弄些猫翻跟斗狗打架一类的噱头博人一笑，但多年以来，“专业影像”与“家庭录像”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赋予前者的修饰词多半是“昂贵”、“广播级”、“高清晰”、“性能稳定”等高尚的字眼，后者则大体等同于“便宜”、“模糊”、“简陋”或者“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正如那些在电影界倡导“16毫米万岁”的理想主义者们到头来也没能让16毫米胶片离开农

村放映队的露天晒场一样，曾经高呼着“Hi8足够用”的业余制片家们也几乎无缘捧着自己的家用录像带作品站到电视台总编室的门外——除非你意外拍到了戴安娜王妃在小酒馆里与情人幽会的场景。最令家用摄像机用户感到沮丧的，是他们拍摄出来的影像质量，电视台的播出标准大约在500电视线以上，但普通VHS摄像机的清晰度只有不到300线；即便是相对高级的Hi8机器也不过400线左右的样子，云影依稀，颗粒粗大，更不用说色彩、亮度、声音采样率等一系列技术指标了。

缺乏专业水准的编辑设备也对民用影像的品质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普通用户基本上不对拍完的素材作进一步加工，就那么东倒西歪地“请您欣赏”；即便有少数人追求些镜头的组接效果（或称“蒙太奇”云云），用家用录像机将VHS格式的磁带翻转三版之后，其图像质量就目不忍睹（同志们不妨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看过的香港功夫片，多半是两团黑影嘶叫着在红洼洼的背景里踢来跳去），而专业编辑的要求则强调对影像素材的多次翻录与加工（特别是在非线性编辑系统问世之前），因此，视频信号的衰减梯度应该是一道低平的缓坡，而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陡峭悬崖。从诸多因素衡量，传统的民用摄像器材大抵只能在家中或非正规的小作坊里找到用武之地，喜爱影像创作的有为青年也因为素材的粗糙或后期编辑手段的匮乏而“无奈何望着天，一个劲把头摇”。



DV摄像机的问世令这个沉闷保守的影像世界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这似乎是上个世纪末那场数字化狂潮留给我们不多的几样好东西之一，而且它也秉承了数字产品最糟糕的抢钱传统：无休无止地升级、升级、再升级。对于这位影像新基督的诞生，最浪漫的描述方式就是，在公元1995年（或者说DV元年）某个星光灿烂的夜晚，一群科技助产士满含热泪地捧起一个呱呱落地的数字婴儿——SONY VX1000E，正式宣告一种新型影像记录格式的横空出世：这种格式采用5:1的压缩比、4:2:0的采样频率、8比特的量化，记录在1/4英寸的磁带上。其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DV一改模拟摄像机将光学信号转化为电子信号存储的古旧方法，而是祭起老祖宗发明太极图以来最为玄奥的法宝：将光学信号编码为1和0，以数字格式进行记录，而这就完美地消除了传统影像复制的衰减命运。

从影像文化的宏观视角来看，这无疑是一种价值观的颠覆，低廉的价格第一次与高品质的影像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趋势一经发端，便浩浩荡荡，无可逆转。更难能可贵的是，在DV格式的认定上，各大制造厂商表现出空前绝后的统一精神，它们一致认可了同一套标准，齐声高唱同一首歌，其结果，便是DV作为一种举世公认的影像标准，为全世界50多家制造商所采纳，也就是说，你用SONY品牌的DV摄像机拍摄的素材，在松下、佳能或三星出品的

DV 器材上也能观看或编辑，无须任何转换工序。这种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式场景，从阶级立场上挑明了 DV 从娘胎里注定的共产主义精神。

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武器，DV 身怀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诸多殊胜之处。首先是价格便宜，当然，几千元人民币以上的售价还是令节衣缩食熬日月的穷苦人不敢问津，但至少略有积蓄的小康家庭或勇于消费的新新人类拥有一台已经不在话下。身为数字产品的一员，DV 摄像机也倾向于不停地降低身价，譬如佳能公司生产的旗舰产品 CANON-XL1，刚刚面世的时候能卖出 6000 美金的高价，但时隔仅仅三年，它的换代产品 CANON-XL1S 却卖不到 24000 元人民币，跌了一倍还多，而普通的小型家用 DV 机隔三差五地便宜个一两百块，再加上奉送一堆小零碎，更是经销商熟谙惯用的招徕手法，其结果，自然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谓“影像的民间表达”至少在物质准备上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其次，DV 的性能优势也同样令人欣赏：它的图像分辨率达到了 500 线以上，色彩与亮度的频宽是传统家用摄像机的 6 倍。由于这几项指标是决定影像精确度的首要因素，DV（特别是 3CCD 的准专业 DV 摄像机）所撷取的影像质量已经与专业影视设备相差无几，能够满足多数电视台的基本播出要求。几年以前，区分电视台工作人员与业余玩家的基本方法就是看他们的摄像机是否扛在肩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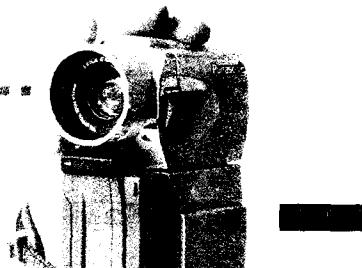
上（一些婚礼摄像师喜欢用 M9000 这种大型家用摄像机，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混同于“有身份的专业人士”）。但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正规摄制组手握小 DV，鬼鬼祟祟地出现在街头巷尾，而拎着高档 DV 摄像机的“小资”青年们则招摇过市，百无禁忌地拍他们的“实验电影”，只在咖啡馆里引起些刺激性的话题。传统的阵营被打破，以器材分高下的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渐渐有了黯然的尾声。

自从 DV 这种数字影像产品问世之后，有关它的种种宣言、读解甚至神话也应运而生。首先是国外的独立制片界（尤其是好莱坞以外的电影圈）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潮，不少知名的电影导演竞相以 DV 拍摄新作，一洗铅华，引来国际影坛一片喝彩之声，甚至戛纳、圣丹尼斯等著名电影节也认可了它作为电影载体的合法身份，遂使天下子弟翕然风从影随，引为扬名立腕的终南捷径。

DV 影像在中国的传播更具有浓郁的江湖气息，世纪之交的光景，一些半地上不地下的纪录片导演、民间影像小组、电影网站以及非主流传媒将这种摄制方式进一步地会道门化，赋予其形而上学的意义：它似乎象征了一种反体制的革命力量，“独立精神”的数码化身，“切·格瓦拉”的器具性存在，甚或是一种“扶犁黑手翻持笏，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喜乐结晶，俨然成为中国的艺术愤青与白领小资们最为追捧的象征符号。理论家们大谈“DV 美学”及其

“能指”与“所指”，电影发烧友们畅想着将自己的DV作品与Dogma'95之类的国际潮流相提并论的美好前景，美女们纷纷手持一台纤小的摄像机，在时尚杂志的插页里成为“DV新生活运动”的勾引者，而几乎每一位诗人、画家、摇滚歌手、实验话剧导演、行为艺术策展人，都宣称要在现在或可以预见的将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DV艺术家”，其具体方式从弹奏撕开的录像带到用DV摄像机点烟、喝茶不等。

但归根结底，DV仍然只是一种数字格式的摄像机而已，VHS、Hi8到DV，一以贯之的是一条平民影像的翻身道路。DV的价值，在于它的操作者能否用它拍摄出精彩的画面，创作出成功的作品，实现吾人潜伏多年的影像梦想，而不在于它所披挂的种种金字招牌或在时尚杂志插页中所占的比例。与其用最精妙的词语讴歌其意义，莫若每天拎着它上街买菜，拍拍隔壁张大民家的幸福生活。



## · 影像编辑简史：都有一颗红热的“芯”

DV 影像横空出世以来，带给普通人最根本的变革，尚不在于摄像器材的数字化升级（虽然这确乎炫目多彩，而且在大多数时尚杂志的专栏与 DV 玩家的谈话里，一部时髦而且高档的摄像机是其主要的兴趣所在），而在于影像后期编辑创作的彻底个人化与平民化。即便在五年以前，这种将剪片室建在自家书房里的想法，基本上还属于天方夜谭，至少是有钱人的烧包壮举，但在今天，不足万元的 PC 电脑，就足以担负起编剪影像作品的重任。这是我们所在的数字时代创造的又一个奇迹。如果说 DV 摄像机的问世为普通人装备了高性能的枪支弹药，那么廉价易学的数字编辑设备则为我们舒展开想像的翅膀，真正成为艺术创作的总装车间，而 DV 时代的影像作品正是在这样的平台上破壳而出。

不妨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 DV 时代”的影视节目编辑史，尝两口不堪回首的忆苦饭。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全球电子影像的编辑方式总的来说就只有一种：那就是最简单生硬的一边放，一边录。这种被称作“对编”的剪辑技术需要两台录像机一同工作，前者用于搜索素材，后者则把确认无误的影像片段精确到帧地录制到另一盘磁带上。一般来说，这头一道工序叫做“粗编”，也就是把节目的内容按照顺序、平铺直叙地串下来，让它大体成型；如果